

美学的超越与回归

□高建平

当代美学的发展，走着一条超越与回归之路。综观国外和国内，都是如此。从世纪之交到新世纪，美学这个学科走过了20多年，种种新的情况层出不穷，艺术在变化，社会生活的大环境在变化，美学也在变化之中。

当代美学的危机与新生

关于“美学”一词，有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各种西方美学通史，都是从古希腊写起，一直写到当代。种种中国美学史著作，也是从先秦时写起，一直写到今天。然而，朱光潜指出，德国人鲍姆加登“1750年用‘埃斯特特卡’来称呼他的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从此，美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就呱呱地下了”。这说的就是美学的广义与狭义的区别。狭义的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由维柯提供了“诗性思维”，夏夫茨伯里论证了“审美无功利”和“内在感官”，博克清晰描述了“崇高”范畴、休谟引导了人们对“趣味”概念的关注，鲍姆加登造出了“美学”(aesthetics)这个词、巴托系统总结了“美的艺术”体系，由此，众多的美学学科的关键概念在18世纪逐渐形成，到了18世纪末，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得到了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此后，在19世纪以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那里，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所依托的是古典的艺术，他们的理论是当时艺术理想的曲折反映。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使这种美学面临种种挑战。黑格尔的美学遵循“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公式而展开，黑格尔认为，最理想的艺术是古典艺术，即理念与感性显现相互融洽，成为一个整体。在此以后出现的是浪漫型艺术，理念超出它的感性显现。

20世纪的西方艺术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艺术流派种类繁多、层出不穷，新的技术和媒介也在推动艺术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艺术的发展也潜藏着危机。先锋艺术的发展在发挥艺术家原创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之美分离的危机。艺术不再能创造美，不再是现实美的集中体现，甚至与任何的审美感性体验都无关。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像杜尚的《泉》、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这样一些所谓的艺术品，它们与审美感受已脱钩，阿瑟·丹托、乔治·迪基等分析学家们在评论这些作品并为艺术下定义时，已经将艺术之美的关系区分开来。先锋艺术给美学出了一个难题，使康德、黑格尔式的美学面临着挑战。

传统的艺术之美的关系，建立在作为“美的集中体现”基础上的艺术理论，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另一方面，现代的艺术生产，或者说艺术不再是个人的原创，而是以生产的形式被制作出来之时，艺术就不再以过去的那种创造无功利的审美对象的形式出现，而成为各种产品生产中的一种。这时，康德所总结的“无功利的审美”就显得过时。

无论是先锋艺术还是文化创意产业，都对原有的艺术及其概念构成冲击，也带来了艺术的危机。

美学需要超越，也需要重建

20世纪艺术的种种变化，使立足于17至18世纪的艺术创作之上的美学面临着危机。一些18世纪建立起来的美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在这时经受了种种冲击，从而显得过时，不再能解决20世纪所面临的问题。面对先锋艺术和文化产业的挑战，美学陷入了困境。不仅如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潮流使美走向了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和乡村改造等等。美走向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艺术也开始逐渐脱离美的追求。

面对这种状况，沃尔夫冈·韦尔施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美学的消解》(Undoing Aesthetics)。这本书中描绘了美学所面临的危机，当然，其中也开始探索重建的可能性。这本书的中译本的书名被译成了《重构美学》，就是想突出这方面的意思。旧的美学需要消解，一些传统的观念不再适用，要在旧美学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美学来。带着这样的愿望，韦尔施在那本《美学的消解》之后，写出了一本新书《超越美学的消解》。在这本书中，他分析了各种对传统美学构成挑战的现象，探讨从中重建美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话题，例如传统的美学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而超越美学将包括超越人类的界限，走向自然的视角和动物的视角，探讨自然与人的融合以及从动物到人的连续性等等。

传统的美学具有无功利的倾向，而韦尔施所想超越的也正是这一点。艺术是感性的，但这种感性不是康德所说的知解力与想象力的和谐运动，其中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例如，他举戈雅《1808年5月3日的枪决》这幅画为例，它不仅是提供了“色彩活力、构图的创新”，而且“完成了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阐释”。关于审美，他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反思比静观更为重要。”

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即体育运动所具有审美的功能以及它们与艺术的关系。确实，体育运动常常要吸引比艺术品更多的观众，一些对抗性的运动，例如足球，使得无数的人为之发狂，能否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思考它们，这样的思考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韦尔施的论述可带来这方面的开放性。除此以外，他还探讨了电子媒介对人的审美的影响问题，娱乐会所带来的精神堕落问题等等。最终，他集中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后现代以及它在艺术中的体现。

在当前的这种局面下，美学需要有一个新的开端。旧的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的需求，美学已经不能再通过小修小补解决问题。这个新的开端就是美学的重构，是在超越传统之后，重新建构美学。

当代性美学提出的背景

当代性美学不是后现代美学，美学本身就是具有现代性的。前面说到，朱光潜认为美学这个学科是18世纪才形成的，在此之前，他说有“美学思想”而没有“美学”。他写道：“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不过两百多年，美学六年是非成败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当我们引入了美学的消



解和重构、超越美学的美学等一系列的概念之后，就有了从更长时段的对这个学科进行考察的视野。

“美学思想”是“美学前的美学”，这时没有“美学”之名，却有各种关于艺术和美的概念和思考，这是第一阶段。此后的第二阶段，就是一部从18世纪至20世纪所出现的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史。从18世纪所形成的各种美学范畴和概念，到19世纪的一系列美学的大体系的形成，再到20世纪所出现的英美分析美学对美学的体系的反叛，以及欧陆美学对体系的更新和深化，构成了现代美学史的核心内容。

20世纪后期所兴起的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浪潮，席卷了各门学科，也对美学和艺术的各种方面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后现代”所起的作用，主要还是对既有体系和观念的冲击。“后现代”带来了去中心化、多样性、反理性。它们的价值常常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通过破坏既有秩序而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在艺术上，反形式、反理性、主张美与艺术的分离成为后现代美学的典型特征，造型艺术中杜尚的《泉》、音乐方面凯奇的《4分33秒》都是如此。这些艺术可以认为是具有“后现代”的特质，对“现代”美学所主张的艺术之美的反动。这种艺术上的先锋派革命在彻底改变艺术的面貌，在艺术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然而“后现代”毕竟只能是一个过渡时期，艺术之美不可能长久地脱离。艺术不能没有美，尽管这种美会变化，新时代会产生新的美。

许多研究者提出一个口号“建设性的后现代”，实际上这种口号本身就体现了对“后现代”的破坏性的不满。“后现代”不建设什么，只是以破坏为建设。然而，破坏以后还是要建设，因此“后现代”之后，一种“后后现代”是否可能？一些学者将这种“后后现代”称为“当代”，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因此，不是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被称为“当代”或具有“当代性”。“当代性”有着其特别的内涵，它是对“后现代”的反叛，在“后现代”代表着一种批判性和否定性之时，重建建设性和肯定性；在“后现代”具有一种恣意性的话，那么“当代性”则更具有时段性。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走出抽象的思辨，面向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和当代艺术，进行建设性的研究，仍应是主要任务。

当代性的内涵

“当代性”的美学是回归的美学。思想的历史，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现代美学的基石，就是美与艺术的结合。当艺术高于生活，以追求美为目的时，一些重要的美学概念就相继形成，最终形成了现代美学体系。“后现代”的美学以“美”与“艺术”的分离相号召。后现代的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不一定美，甚至艺术不再追求美。这种主张，在最初也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古典式的美，在崇高、滑稽等概念出现以后，就受到质疑。美的概念后来就被美感所取代，而美感也被广义地理解，指 the aesthetic，即感性，将各种能引起感受的审美特性都包括在内。

美感的扩大，原本也是有底线的，即它仍必须是某种感觉，与对象的某种外在特性相对应。这是美在感性的最终底线。然而，后现代美学则冲破了这一底线，因此成为反美学。当人们说杜尚的《泉》成为艺术品是由于它的光泽和造型时就成了笑话，它成为艺术品与光泽和造型等任何感性特征都无关。同样，《4分33秒》成为艺术品也与这段时间所出现的某种声音，或者“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说辞毫无关系。它们只是一种艺术史上或音乐史上的事件而已，无关乎它们有什么感性特征。这是一种美与艺术的彻底的分隔，是一种脱离美的概念艺术。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后现代思潮对美学构成了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美学是一种否定的美学。然而，否定以后还需再否定，正像艺术终结以后还需再开始一样。美与艺术的关系还需再勾连，艺术还是不能离开美的。

具有当代性的美学，克服了现代性美学的统一性要求，却继承了后现代所追求的多样性、区域性，与各地方的历史传统和现代要求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生长在各自文化之中的美。在“世界文学”的大潮之下，反对整齐划一性，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坚持“复数的世界文学”的取向。在图像接受跨文化共性的意识中，强调文化的差异性。

当代性带来了对于文学艺术历史书写的新意识，历史叙述与历史解读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历史叙述遵循从古到今的顺序，而历史解读后形成的概念的支配具有逆向性。这时，就会形成双向互动的关系。同时，文艺理论的历史也具有双向性，一方面依附于文学艺术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新概念和新方法的形成也造成理论史的改写，由此，有必要提出一种作为理论抽象的“美学时间”，来说明时代与文艺繁荣的关系。

回到本文的论题上来。美学超越以后还须回归。这种回归，要重新回到感性，建立新感性。这种美学要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变化，要面对市场的大潮，新技术带来的新语境，要思考艺术的边界，也要将民族、文化、时代的因素容纳进美学中来考量，还要考虑美学与社会改造的关系。当代的美学，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的时期。美学一方面要服务于文学艺术实践，也需要理论自身的完善。在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文学艺术中，出现大量的审美与艺术现象，也有着迫切的理论需求，这是美学发展的契机。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美学。



近年来，日常生活美学成为文学艺术界的热点话题，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伴随着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的发展而出现的新潮文化现象。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会长高建平，苏州大学设计学博士后、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教授徐志华分享他们关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对日常生活美学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探讨当代文化环境下日常生活美学的内涵与价值的具体表现。

——编者

当代文化环境下日常生活美学的内涵和价值

□徐志华

日常生活美学是形成于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西方美学最新分支，其最初起源于环境美学和20世纪的一些美学著作中，如今日常生活美学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的一个热点。自2005年以来，西方关于日常生活美学的论著日渐涌现，如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与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M. Smith)的《日常生活的美学》(2005)、日裔美籍学者斋藤百合子(Yuriko Saito)的《日常生活美学》(2007)。他们将平凡的日常生活，如建筑、美食、服饰、体育、电影等等认定为当代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某方面讲，日常生活美学是与文化研究遥相呼应的，甚至是文化研究的拓展和延伸。所以在谈及日常生活美学时我们不得不联系到文化的因素，也正因此，文化环境的影响对日常生活美学的审美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当代关于日常生活美学的研究已有部分学者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争论形成两派持续了数年。李超德《高贵的单纯：艺术美学古今谈》一书中虽没有直接提出日常生活美学的概念，但是书中却有关注日常生活美学的内容，《高贵的单纯，艺术美学古今谈》一书就美学现象、美学实质、美学方向等10个关于美学的主题围绕艺术美、技术美、设计美、生活美等提出观点并分析问题，该著作虽是李先生平时上课的演讲实录，但涉及内容极其丰富，书中围绕艺术美学从古今、东西方进行对比论述，最后回归到当代设计之美。在书中的第十三讲中国绕衣食住行，举了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来论证日常生活与设计的关系，以及设计之美的新价值和新解读。在谈到食之美时，李先生将其解读为食之美与环境的关系，行之美中旅行与环境的关系等等，而这恰恰是当下西方涌现出的关于日常生活美学的研究范畴。这些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审美活动正在随着科技信息和文化环境的改变而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当代文化环境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上面谈到日常生活美学起源于西方美学思想，它们不再热衷于博物馆、剧院和音乐厅中的高雅艺术，而是专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这些审美体验可以是工作、旅游、休闲、上学、购物等过程中介入的景观等等。因此，审美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在日常生活美学折射出日常生活的审美性。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极大地提高了生活质量，他们一方面提倡“生活的艺术化”，即对生活的一种在乎美的追求，朱光潜在《谈美》中论及：“过一世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另一方面又强调“艺术的生活化”，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李超德在本书的第十五讲《设计美学研究的时代意义与时代美品格》中亦谈到：“生活即艺术，艺术介入生活”等现代美学命题直接将生活审美化纳入美学研究的思考中……设计对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到航天飞机、城市规划等无不存在着大量的设计审美问题。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和探讨人类的设计行为、日用品物、生产过程和生活环境，寻找设计审美理论的科学性、逻辑性、规律性，正是设计美学理论研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

步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世界交流的加剧，国外多元文化的渗透融合，当代文化环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物质的基本需求，很多人已然开始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对日常生活追求更高境界的审美需求必将推动着设计的发展，在文化的交流中，新奇创新的、具有中国符号的民族传统特色的设计自然影响着西方新潮文化的设计。反之，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又无节制影响着当代艺术设计的设计审美方向。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是我们审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的审美品位与判断影响着生活质量，而文化的交流是促进审美体验提升的重要因素。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今天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

多元文化之间不断地互相渗透、相互关联、相互作用。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表明全球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样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底蕴，这种趋势也必然使得中国形成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化。也恰是由于这一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内心的冲击力也变得愈加强劲。李教授在《高贵的单纯：艺术美学古今谈》中谈到：“……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和大碰撞，关键在于双方文化概念和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设计审美趋同化会导致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消失……”其在第九讲《东方审美精神的安然之境》中以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散文《阴翳礼赞》为切入点谈美学的意味与文化的关系，围绕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从建筑之美、器物之美、饮食之美等角度分析了当代文化环境下日常生活审美的变化，文中举例日本的艺术设计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日本将其特有的传统文化或美的意识资源输出到世界各国。书中谈到日本设计家原研哉说道：“我不认为日本的设计是国际化的，日本的设计就是日本的，之所以日本的设计行销全世界，说明日本的文化影响力。”这说明文化与设计是紧密相连的，好的设计表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精神，是民族审美品格的体现，是民众日常生活审美品位提升的体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越来越被年轻人所追捧，这是他们对日常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化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原有界限，将生活艺术化，使枯燥乏味单调的生活充满趣味和艺术，追求风格，张扬个性，进而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文化多样性的交流碰撞都给日常生活审美化起到推进作用。

从一柄团扇中品味日常生活美学的内涵

一柄小小的团扇既是生活用品，亦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品格。团扇在现代生活中用之甚少，虽是一个传统的生活物件，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它既聚焦了中国工匠的智慧和精神，又讲述了中国故事，并对话现代生活。一柄小小的团扇足以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共鸣，从一柄小小的团扇中我们亦可以深刻地了解到日常生活美学的内涵和价值。团扇的历史最早出于何时暂无考证，但唐代时期团扇已经非常流行，其是宫中 and 民间的寻常之物，在团扇上赋诗作画又赋予其不寻常的文化意义，小小的团扇不仅仅是艺术的载体，更承载了文化的信息和含义。

本书第十讲《文脉苏州：一柄团扇中的大乾坤》中以单独一讲的内容来谈论团扇文化及其与生活美学的关系，可见团扇虽小却隐藏着大乾坤。“2017年10月在杭州举办的‘明月入怀——中国团扇文化印象展’承载了含蓄内敛的传统文脉精神，透露了高雅精致的传统审美趣味，彰显了深沉隽永的传统文化品格。”开篇由团扇的展览引出话题，谈论传统物件技艺的传承与延续，再通过展览中展出的一柄特殊的文人雅集的团扇来论述团扇的审美美和日常生活之美与文化的关系，文中虽是谈论团扇，实则分析的是文化的坚守与传统工艺美术的内核。本讲重点论述的是一柄特殊的团扇，这柄扇是“过云楼”怡园社第三次雅集的团扇，其上凝聚了七位姑苏晚清大名士的艺术才华。围绕扇面绘画艺术，文章中有所描述，扇面正面为一幅小青绿山水，由多位姑苏晚清大名士和大画家共同完成，山、石、树木、点染、署款、题跋各有所属，反面书法亦由两位名人书法家完成。从这柄扇上来看表面上是表现了晚清绘画艺术的水平，实则承载了晚清苏州深厚的历史文脉，以及那些文人雅士和士大夫阶层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日常生活方式，更深层次地表现了苏州在江南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柄小小的团扇足以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审美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它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物品，而是充满着民族文化的实践精神，这



也正是日常生活美学所体现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日常生活美学的价值及意义

前面分析了日常生活美学在当下的争论问题，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一种新的现象的出现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亦有其不足的一面，能够引领潮流对时代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便值得推广。从上面所谈我们可以知道：日常生活美学实际上不同于形而上的高雅艺术之美，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实际上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事物美，包括周边的环境、物件等日常用品，是在满足实用的同时要求具有更高层次的欣赏性。所以日常生活美学的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艺术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其实用的价值。它可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身心的愉悦，可以培养人的高尚审美趣味和情操。比如家里的家具和陈设，以及上面提到的团扇，这些物件的形状、色彩、工艺等等所表现出来的美能够潜移默化地持久作用于人，使人不知不觉地喜欢它，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决定了一个人的素养和内涵，所以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和品位与他周边的居住环境的审美标准和趣味息息相关。日常生活之美不仅仅是起到装点的作用，它在无形之中还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日常生活之美可以为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富使得人们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和日常的满足；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更新和快速发展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跨国公司隔着太平洋工作交流已经是非常轻松容易的事情。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愈来愈紧密。“一带一路”的提出，有助于东西方经济的融合、文化的包容，只有文化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在这个社会生活方式深刻转型的时代，只有让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走出去才能被世界所认识。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有效地推动了艺术在市民阶层的普及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程。日常生活审美化搭建了美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对话的桥梁，使美学得以超越艺术的阈限而为世俗的日常生活注入美之源泉，从而构建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中国民族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可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与提升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亦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